

我們坐在一間位於旺角的樓上餐廳進行訪問，外面的天色和餐廳的燈光一樣昏暗，戴上帽子和黑色太陽眼鏡的蔡楓華（Ken），有一種久違了的感覺。訪問時只看到他平靜面龐上嘴巴開合，窺看不到他的眼神，當年他那句「剎那光輝不代表永恆」，並沒打倒今日的他。

當年的白馬王子蔡楓華，已經五十七歲，除了他右眼的青光眼無法根治，須長期佩戴墨鏡遮光外，年齡沒有影響他重新出發的決心，只是當年那句「名言」，他強調沒有毀了自己的前途，同行競爭對手才是「真兇」。

大公報記者
陳惠芳（文） 蔡文豪（圖）

蔡楓華 尊嚴，企硬捍衛

剎那光輝篇

Ken說：「張國榮先生都走了這麼多年，還提來幹什麼？每次訪問總是提起此事，大家不悶，我都答到悶。當年我從高處滑下來，是同行競爭對手就此句說話大做文章，加上報道無限擴大，成為糾纏我多年的句子。我同張先生之間是沒有事。（但有否成了你心中的一條刺？）沒有。我早早就放下了，自己由二〇一二年沒有在樂壇出現，但我仍有為一些私人活動演出，同歌迷保持聯繫。我要一直保持人氣。今年十月十二至十三日將在荃灣大會堂演出兩場，我出來訪問就是為了宣傳演唱會。之前我也有在此會堂演出，因我可以為他們賺錢，入紙申請，半年就批了。」

Ken認為該會堂在港鐵沿線地方，就如大會堂、文化中心，級數並不比其他表演場地低。

問到未來會否入紙申請在紅館演出？他說：「那要問政府了。我申請紅館不下數十次，由其他機構以至我自己本人，八年來只批過三次，但三次中我只唱了一次，有一次因紅館批出四日檔期，惜因中間有一日是國慶日，我由搭台、踩台板、拆台，根本不夠時間準備，結果放棄了。又有一次，是我最有人氣時入紙申請，惜有期時已錯過最好時刻，最終沒有做。我會繼續申請紅館的檔期，惟我的最大目標是再次打入內地市場。其實，我和張學友很早已經在內地廣東省巡唱，只是學友在市演出，我在周邊的小鎮，說起來我們像是合作巡演般。」



▲蔡楓華戴上帽子和墨鏡，雖則有眼疾，但無阻他對事業的追求



光榮歲月篇



踏上紅館開個人演唱會，是Ken人生一大目標
網絡圖片

Ken當年在內地開唱地點格局及不上張學友，後者更曾踏上廣州天河體育館。Ken知道天河體育館是廣州演出的指標，一如香港紅館的級數。原來Ken也會在這兩個指標地點演出，這亦是他人生兩大目標，可以圓夢是他的幸運，而且獲得很大的滿足感。

「我二〇一一年踏上天河體育館，二〇一二年踏上紅館。我會以不同身份在紅館參與演出，覺得沒什麼特別，但那次是我的個人演唱會，發覺與在其他地方開唱大不相同……」此時他突然提高聲音說：「原來真是好特別！」雖然看不到他的眼神，卻也感到他的眼神是閃亮的。

Ken已達到人生兩大目標，當年這位白馬王子原來除了外表俊朗外，還很有生意頭腦。

他說：「那時我唱歌、拍戲、做主持，從中吸收了很多經驗，遂有念頭開製作公司，我營運不錯賺到過千萬元，再者，單是我個人的收入也不少。當年唱片銷量很容易有五、六白金，（二十世紀）八十年代的歌手是賺到錢的。隨着互聯網發達，歌迷如今可以在網上下載（歌曲），如陳慧嫻所說，出碟能賣到五千張已好多了，而且我肯定買碟者一定是她的歌迷。未來我會保持每年在港開一次個唱，以維持人氣，同時積極開拓內地市場。」

負資產篇

Ken在這行經歷過高高低低，發生他身上的負面新聞，更是層出不窮，有指他有情緒病、窮到坐巴士，是同性戀者等，令他成為同行眼中的「負資產」。

「我一直做很多事，我傻的話又點會做到？若然怡上有一千萬，你說我會不會拿走？我被誤傳有病，是有些傳媒對我的行為加鹽加醋。我坐巴士說我無錢。由我家去中環，最方便的就是坐巴士。大家知道中環停車場收費貴，車位又少，我才沒有開車。發哥（周潤發）、城城（郭富城）亦會坐港鐵，他們坐沒問題，為何我坐巴士竟被狗仔隊大做文章。有次去麥當勞吃魚柳包，由於那天有優惠價，狗仔隊又指我揀定有優惠價那天去食。我不過突然想食包，點會想到是什麼日子？另一次我於街上無意間望到一位男士，又作我是同性戀，我可以肯定同大家講，我只會喜歡女人。」

那Ken的經濟情況又是如何？他說：「我現在只有一架車，和媽咪住，生活沒有太大開支，又何來經濟問題？（但你停了幾年沒有工作？）我不是說過早年我已上廣東省唱歌，每次收的是現金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會將酬金存入演出地方的銀行。今日我到那些地方都可以提款，現在還可以在港提取，我的經濟又點會差？可惜我負面新聞多，演出都被人壓價，更有同行指我已是『負資產』，不要叫高價。這次我再發展事業，我可以肯定告訴大家不會再被人壓價。我收取應有的酬金，是代表我的價值和人家對我的尊重，我絕不會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欺負。」不停面對負面新聞，Ken已不再上心，他認為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所有負面報道便攻擊不到他，清者自清，時間可以證明，謠言將不攻自破。

絕不空虛篇

Ken出道以來少有緋聞，現今還是單身的他，不覺「絕對空虛」嗎？

「當年的偶像歌手沒有現在的好，歌迷可接受偶像結婚生仔。那個年代，歌迷對偶像存有幻想，不能接受偶像拍拖、結婚，即使有拖也要低調。那時我忙於事業，若與圈內出名的女藝人走在一起是沒可能。再者娶妻求淑女，淑女是富豪追求的目標，這是兩樣不同的事，所以我從沒刻意想過成家。到今日，可以說我已習慣了單身，媽媽又從不催婚，漸漸地，覺得現狀頗不錯，連我自己也沒多想了。」

Ken一再說他這把年紀仍有機會重新來過，未來最重要的就是事業。

「香港市場逐漸萎縮，不如八十年代最紅的藝人都是出自香港，連東南亞市場亦（對港星）為之瘋狂。回看今日，香港藝人都是北望神州，王祖藍說過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，但一個廣東省已有七千多萬人口，是香港的十倍，藝人很自然想回內地賺錢。我自己由最初回內地唱歌，到回流香港，如今再由香港重新起步，我和他們的不同是，自己的路是調轉來走。」

▲Ken已習慣單身
網絡圖片

後記



▲當年Ken是白馬王子，迷倒不少少女 網絡圖片

是次將蔡楓華的訪問以四個篇章來落筆，讓讀者更易了解重新出發的他。整個訪問中，他表現平靜且聲線低沉。他自稱唱歌功力沒因年齡增長而覺吃力，因他謹記已故的黃霑會說曲不離口，唱歌用丹田發聲。對於負面新聞，他變得EQ高，但對國之人。時下年輕人沒有國家觀念覺得奇怪。他說自己成熟了，也是愛

◀蔡楓華成熟了，對負面新聞都變得淡淡然



▲Ken在無綫巧遇袁文傑，即被要求合照留念，證明他不是「負資產」 網絡圖片